



国学精粹珍藏版

四库全书

卷二

主编 / 李志敏



原文·注释·解读

积淀文化 陶冶情操
滋养心灵 启迪智慧

读传世典籍 赢智慧人生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国学精粹珍藏版】

李志敏◎主编

卷二

四库全书



◎ 尽览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 ◎ 读传世典籍 赢智慧人生

—— 受益终生的传世经典

【原文】

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延〕〔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臚臣贤、左冯翊臣广明、右扶风臣德、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武、京辅都尉臣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臣畸、臣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顿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一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

【译文】

丞相臣杨敞、大司马大将军臣霍光、车骑将军臣张安世、度辽将军臣范明友、前将军臣韩增、后将军臣赵充国、御史大夫臣蔡谊、宜春侯臣王谭、当涂侯臣魏圣、随桃侯臣赵昌乐、杜侯臣复陆屠耆堂、太仆臣杜延年、太常臣苏昌、大司农臣田延年、宗正臣刘德、少府臣史乐成、廷尉臣李光、执金吾臣李延寿、大鸿臚臣韦贤、左冯翊臣田广明、右扶风臣周德、长信少府臣傅嘉、典属国臣苏武、京辅都尉臣赵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王迁、臣宋畸、臣丙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赵卬冒死罪禀报皇太后陛下：臣杨敞等叩头死罪。天子是永久保卫宗庙社稷，统一总理天下万方的人，以慈孝、礼义、赏罚作为治国之本。

【原文】

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臚、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纁，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

【译文】

孝昭皇帝过早地逝世，没有继承人，臣杨敞等商议，《礼》说“做人家的继承人，就是人家的儿子”，昌邑王适宜做孝昭皇帝的继承人，便派遣宗正、大鸿臚、光禄大夫奉持符节出使征召昌邑王来主持昭帝的丧事。但他穿上孝子丧服，却无悲哀之心，废弃礼义，在路上不肯按规定吃素食，派出随从官吏抢掠民间女子载上衣车，送入他居住的驿馆。从开始到达京城谒见太后被立为皇太子，就时常私下买鸡、猪来吃。在灵柩前接受皇帝的信玺、行玺后，便在居丧处所打开玺盒



不再封上。随从官员轮流拿着符节，带领昌邑王国的从官、马官、官奴二百多人进宫，经常一起在官禁中玩耍游戏。

【原文】

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

【译文】

昌邑王亲自到保管符玺的府署取走十六根符节，早晚去灵枢处哭祭时，让随从官员轮番带上符节跟着。还写了这样的书信，说：“皇帝问侯侍中君卿：派中御府令高昌奉送黄金一千斤，赏给君卿娶十个妻子。”孝昭皇帝的灵枢还在前殿停放，便取出乐府的乐器，带进昌邑王国的乐工，击鼓唱歌，吹奏乐器，装扮演戏。到灵枢下葬返回，上到前殿，打击钟磬，召集太一庙、宗庙的乐工进来，沿着犇道直至牟首池，击鼓吹打，载歌载舞，演奏各种乐曲。

【原文】

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

【译文】

从长安厨取出三副太牢供品，陈放在阁道密室中进行祭祀，祭祀完毕，和随从官员大吃大喝。驾着皇帝出行时的专用车马，车上蒙着虎皮，插着鸾旗，驱车奔驰到北宫、桂宫，逗野猪、斗老虎。取来皇太后用的小马车，叫官奴骑马乘车，在嫔妃居住的掖庭中玩耍。又同孝昭皇帝的宫人蒙等淫乱，还下诏掖庭胆敢泄露外传就处以腰斩。

【原文】

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

【译文】

太后说：“停一下！做他人臣子的应当像这样胡作非为么！”昌邑王离开原来的席位伏在地上。尚书令接着宣读道：

【原文】

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免奴者。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繒，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





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

【译文】

昌邑王取出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的绶带以及黑色绶带、黄色绶带，一起给昌邑王国的郎官、免为良人的奴隶佩带。将符节上的黄旄改成红色。拿出皇帝仓库中的金钱、刀剑、玉器、彩绸，赏赐给同他游戏作乐的人。同随从官员、官奴夜夜喝酒，沉湎在酒中。诏令太官送上皇帝平时的膳食。食监奏报没有除去丧服不可进用平日的饭菜，昌邑王又诏令太官赶快准备，不要通过食监。太官不敢准备，当即派随从官员出官购买鸡、猪，诏令宫殿门卫放行，以此作为常规。

【原文】

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译文】

独自夜晚在温室设九宾之礼，延请接见姐夫昌邑关内侯。皇帝先祖宗庙的祭祀还未举行，昌邑王就发诏书派出使者拿着符节，用三副太牢祭祀他生父昌邑哀王的陵园宗庙，自称嗣子皇帝。接受皇帝玺印以来的二十七天中，使者络绎不绝，拿着符节向各个官署下达诏令索取物品，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起。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和侍中傅嘉对他的过失多次进谏规劝，昌邑王却派人拿着文书责问夏侯胜，将傅嘉捆绑起来关进监狱。昌邑王荒淫昏乱，丧失了帝王的礼义，扰乱了汉朝的制度。臣杨敞等多次进谏规劝，没有改变，反而日甚一日，（照此下去）恐怕危及国家，导致天下不太平。

【原文】

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



【译文】

臣杨敞等谨慎地与博士臣孔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后仓讨论,都说:“高皇帝创建帝业庙号尊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仁慈节俭庙号尊为太宗,如今陛下继承昭皇帝之后,行为荒淫无度。《诗》说:‘若说无知,也已抱子。’五刑的条文规定,罪孽没有比不孝更大的。周襄王不能侍奉好母亲,《春秋》说:‘天王出居于郑。’因为他不孝而被赶出京城,自绝于天下。宗庙比君王更重要,陛下还没有到高庙接受大命,不能再禀承上天旨意,侍奉祖先宗庙,统治天下万民,应当废黜。臣下请求有关官员御史大夫臣蔡谊、宗正臣刘德、太常臣苏昌与太祝准备一副太牢供品,禀告祭祀高庙。臣杨敞等敢冒死罪来奏报。”

【原文】

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弩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译文】

皇太后发诏令说:“照准。”霍光让昌邑王起来跪拜接受诏令,昌邑王说:“我听说天子只要有诤臣七人,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下诏令废黜,哪里还是天子!”于是上前抓住他的手,解下他身上的玺印绶带,捧上交给皇太后,然后扶着昌邑王下承明殿,出金马门,群臣相随送行。昌邑王朝西方跪拜,说:“我愚蠢憨厚不堪担任汉朝大业。”起身坐上皇帝的副车。大将军霍光送到昌邑王国在京城里的府邸,霍光告罪说:“您的作为自绝于上天,臣等怯懦无能,不能杀身来报答您的恩德。但臣下宁可辜负您,也不敢辜负宗庙社稷。希望您自珍自爱,臣下永远不再见您了。”霍光流泪哭泣而离去。群臣上奏道:“古代被废黜放逐的人应摒弃到远方,不准参预政事,请求将昌邑王刘贺迁到汉中郡房陵县。”皇太后诏令刘贺回昌邑,赐予汤沐邑二千户。昌邑王国群臣因丧失辅导的法度,使王陷于邪恶,霍光将他们全部诛杀,有二百多人。这些人出狱赴刑,在闹市区大喊大叫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原文】

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光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

【译文】

霍光坐在掖庭中，会同丞相以下大臣商议确定所立的人选。广陵王从前武帝时已不受信用，还有燕刺王谋反被杀，他的儿子也不在商议范围之内。皇室近亲只有卫太子的孙子、号称“皇曾孙”的还在民间，受到一致称道。霍光就又和丞相杨敞等上奏说：“《礼》书上说：‘为人之道亲爱亲人，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大宗。’大宗没有后代，就在旁支子孙中选择贤能的作为后代。孝武皇帝的曾孙病已，武帝时诏令掖庭抚养照看，到现在十八岁了。他从师学习《诗》《论语》《孝经》，履行节俭，仁慈爱人，可以作为孝昭皇帝的继承人，事奉祖先宗庙，统治万民。臣下冒死罪来禀报。”皇太后下诏令说：“照准。”

【原文】

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轎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是为孝宣皇帝。明年，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谊也。大司马、大将军光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谊，以安宗庙。其以河北、东武阳益封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

【译文】

霍光派遣宗正刘德到尚冠里皇曾孙的家，让他洗梳沐浴，赐给宫中御衣，太仆用轎猎车迎接他到宗正府进行斋戒，然后进入未央宫谒见皇太后，受封为阳武侯。不久霍光奉上皇帝的玺印、绶带，到高庙拜谒高祖神主，这就是孝宣皇帝。第二年，宣帝下诏令说：“褒扬有大德的人，奖赏有大功的人，是古今的通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在官禁值宿警卫忠诚正直，宣扬道德彰明恩泽，持守节操秉承正义，来安定汉家宗庙。将河北、东武阳两县一万七千户加封给霍光。”连同原来所食封邑共二万户。前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各色彩帛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等住宅一所。



【原文】

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译文】

从汉昭帝时起，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其兄霍去病的孙子霍云都任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率领胡、越骑兵。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西宫的卫尉，霍光兄弟的其他女婿、外孙都有资格参加朝会，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都在朝中做事。远近亲戚连成一体，盘根错节地占据了朝廷。霍光从武帝后元以后主持朝政，直到宣帝即位，才归还朝政。宣帝谦让不肯接受，各种事务都先通过霍光，然后进奏天子。霍光每次上朝参见，宣帝都十分谦虚、神情严肃，礼节谦恭得太过分了。

【原文】

光秉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病笃，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曰：“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骠骑将军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

【译文】

霍光执政前后达二十年，地节二年春天，霍光病重，宣帝亲临家中探问霍光病情，宣帝为之流泪哭泣。霍光上书谢恩说：“希望分出我封国食邑三千户，用来封兄长的孙子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侍奉兄长骠骑将军霍去病的祭祀。”宣帝将书信交付丞相、御史大夫办理，当天授于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将军。

【原文】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繒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玕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枌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

【译文】

霍光去世，宣帝和皇太后亲临霍光灵堂吊唁。太中大夫任宣和侍御史五人拿着符节操办丧事。中二千石的大臣在墓地设置幕府理事。宣帝赏赐金钱，繒帛丝棉、绣花锦被一百条，衣服五十箱，金缕玉衣、内棺、外椁、黄肠题凑各一具，随葬的外藏枌木棺椁十五具，东园制作的温明秘器，全都如同皇帝的规格。





【原文】

载光尸柩以輜輶车，黄屋左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

【译文】

用輜輶车装载霍光灵柩，车上用黄缎铺盖，轶左插上羽饰大旗，派出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兵列队到达茂陵，来为霍光送葬。谥号为宣成侯。征发河东、河南、河内三郡士兵挖掘墓穴，盖起陵墓祠堂，设置看护的园邑，有三百户人家，长史、丞掾按照霍光生前的样子侍奉守护陵园。

【原文】

既葬，封山为乐平侯，任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诏曰：“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有余年，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遭大难，躬秉谊，率三公、九卿、大夫定万世册，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功如萧相国。”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复下诏曰：“宣成侯光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善善及后世，其封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

【译文】

安葬完毕，宣帝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兼领尚书事务。宣帝追思霍光的功德，下诏令说：“已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在官禁侍奉孝武皇帝三十多年，辅佐孝昭皇帝十多年，遭逢重大变难，挺身执仗正义，率领朝廷三公九卿众大夫决定万年大计来安定宗庙社稷，天下的黎民百姓都获得安康太平。功德卓著，朕极为嘉许。免除他后代的徭役，子孙继承他的封爵食邑，世世代代不准改变，他的功劳如同萧相国一样。”第二年夏天，宣帝封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下诏令说：“宣成侯霍光在官禁侍奉天子忠诚正直，为国家辛勤操劳，褒奖良善应推及后代，封霍光兄长霍去病的孙子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

【原文】

禹既嗣为博陆侯，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茵冯，黄金涂，韦絮荐轮，侍婢以五采丝挽显，游戏中第。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而禹、山亦并缮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使苍头奴上朝谒，莫敢谴者。而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亡期度。



【译文】

霍禹继爵为博陆侯后，太夫人显改变霍光生前自己营造的墓域规制而加以扩大。建起三个出口的门阙，修筑神道，北面对着昭灵馆，南面到达承恩馆。大力装修祠堂，辇车的专用阁道直通墓穴中的长巷，幽禁了良家女子、婢女侍妾来守护。显大建住宅，制造乘坐的辇车，添加饰有图案、绣花的坐垫、把手，涂上黄金，用皮裹着丝絮包住车轮，侍从婢女用五彩丝带拉着显乘坐的车，在宅第中游戏取乐。当初，霍光宠爱监管家奴的冯子都，经常同他商量事情，等到显守寡独居，便和冯子都通奸。而霍禹、霍山也同时修缮住宅，常在平乐馆跑马驰骋。霍云逢到朝会，多次称说生病私下出外，跟从许多宾客，在黄山宫的苑囿中张围打猎，派出奴仆代为上朝谒见，没有人敢谴责。显和几个女儿，白天黑夜地出入长信宫宫殿中，没有一定的时间和次数。

【原文】

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一间，女能复自救邪？”后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踢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等始知忧。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自若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

【译文】

汉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知晓霍家的尊贵强盛日子长久，内心不认为是件好事。霍光去世，宣帝开始亲理朝政，御史大夫魏相在官禁供职。显对霍禹、霍云、霍山说：“你们不努力继承大将军的遗业，如今御史大夫在官禁供职，只要别人一加挑拨离间，你们还能救护自己吗？”后来霍、魏两家的奴仆争路，霍家的奴仆进入御史大夫府中，要踢坏他家大门，御史为之叩头谢罪，方才离去。有人告诉霍家，显等开始知道有忧患。等到御史大夫魏相担任丞相，经常在闲暇时被召见入官谈论政事。平恩侯许广汉和侍中金安上等人也直接出入官禁之中。当时霍山虽照旧兼领尚书事务，但宣帝下令官吏百姓可以密封奏章上报，不必通过尚书，群臣百官进见皇上也可独自来往，霍家对此非常厌恶。

【原文】

宣帝始立，立微时许妃为皇后。显爱小女成君，欲贵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因劝光内成君，代立为后，语在《外戚传》。始，许后暴崩，吏捕诸医，劾衍侍疾亡状不道，下狱。吏簿问急，显恐事败，即具以实语光。光大惊，欲



自发举,不忍,犹与。会奏上,因署衍勿论。

【译文】

宣帝刚即位时,立贫贱时的许妃为皇后。显喜爱小女儿成君,想让她尊贵,暗中支使妇幼医生淳于衍施放毒药杀害许皇后,就劝霍光接纳成君进宫,替代许后立为皇后,话都记在《外戚传》中。许后突然死亡之初,官吏拘捕治疗护理的各位医生,弹劾淳于衍治疗疾病表现反常、图谋不轨,将她投入监狱。狱吏审讯很紧急,显恐怕事情败露,就完全将实情告诉霍光。霍光大为惊慌,打算自己揭发举报,但又不忍心,犹豫未决。适逢此案奏章上报,就乘机批复不必追究淳于衍。

【原文】

光薨后,语稍泄。于是上始闻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

【译文】

霍光去世后,逐渐有传言泄露真相。宣帝到这时才听说此事,但不明虚实,就调动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官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任安定太守。数月之后,又调出霍光姐姐的女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任蜀郡太守,孙女婿中郎将王汉任武威太守。

【原文】

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

【译文】

不久,又调动霍光大女婿长乐官卫尉邓广汉为少府。另又任命霍禹为大司马,但只准戴小一等的帽子,没有印章、绶带,撤销他的右将军及其统辖的驻军、属官,只让霍禹的官名和霍光一样都是大司马。

【原文】

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译文】

又收回范明友度辽将军的印章、绶带,只担任光禄勋。还有霍光的三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统领驻军,就又收回赵平骑都尉的印章、绶带。各个



统领胡人、越人骑兵、羽林军以及未央、长乐两宫卫队、驻军的职位，全部改用所亲信的岳丈许家、外祖史家的子弟来取代。

【原文】

禹为大司马，称病。禹故长史任宣候问，禹曰：“我何病？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今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宣见禹恨望深，乃谓曰：“大将军时何可复行！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延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视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时，今许、史自天子骨肉，贵正宜耳。大司马欲用是怨恨，愚以为不可。”禹默然。数日，起视事。

【译文】

霍禹担任大司马后，称说有病。霍禹原来的长史任宣来探病问候，霍禹说：“我有什么病？皇上如果没有我家将军就不可能到达今天的地步，现在大将军坟墓的填土未干，便将我霍家人尽行疏远外调，反而任用许家、史家的人，收夺我们的印章绶带，真叫人死都弄不明白。”任宣看到霍禹怨恨深切，就对他说：“大将军的时代怎么能再回来！当年把持国家的权柄，生杀予夺就掌握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以及丞相车千秋的女婿少府徐仁都因冒犯大将军意旨而下狱处死。使乐成这小户型人家子弟得到将军宠幸，官至九卿，爵为封侯。朝廷百官以下只知道侍奉冯子都、王子方等人，不把丞相放在眼里。（事过境迁）各有各的时运，如今许家、史家是天子的骨肉姻亲，权贵势重理所当然。大司马想因此怨恨皇上，我认为是不可以的。”霍禹沉默不语。几天后，便上朝处理事务了。

【原文】

显及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数相对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谄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任人。”

【译文】

显和霍禹、霍山、霍云眼看自己权势日益削弱，屡次相对啼哭，自相埋怨。霍山说：“如今丞相执政，天子信任他，全部改变大将军当时的法令，将公田授给贫民，宣扬大将军的过失。又有各种儒生，大多是穷人子弟，远道而来客居京城，忍





饥挨冻,喜欢胡说八道口出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生前经常嫉之如仇,如今陛下喜好同各种儒生交谈,让各人自己用上书回对政事,很多是说我霍家的。曾经有人上书说大将军在时君主衰弱大臣强横,专制独裁,擅用权力,如今他的子孙当权,兄弟们益发骄横恣肆,恐怕危害宗庙社稷,灾异怪事频繁出现,都是因为这个缘故。那话说得极其痛切,我搁下没有呈上那封奏书。后来上书的人更加狡猾,全都使用密封奏书言事,皇上就叫中书令出来取走,不通过尚书,越发不相信我了。”

【原文】

显曰:“丞相数言我家,独无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诸婿多不谨。又闻民间謠言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显恐急,即具以实告山、云、禹。山、云、禹惊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县官离散斥逐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诛罚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谋矣。

【译文】

显说:“丞相老说我家,难道他就没有罪过了吗?”霍山说:“丞相廉洁正直,哪里能有罪?我家兄弟女婿大多行为不慎。又听说民间盛传霍家毒杀许皇后,难道真有此事吗?”显又怕又急,就具体将实情告诉霍山、霍云、霍禹。霍山、霍云、霍禹吃惊说:“像这等事情,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天子离散斥逐我家几个女婿,是因为这个缘故啊。这是大事,处罚可不会轻,怎么办?”从此他们开始有邪念阴谋了。

【原文】

初,赵平客石夏善为天官,语平曰:“荧惑守御星,御星,太仆奉车都尉也,不黜则死。”平内忧山等。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见云家卒卒,谓竟曰:“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诛此两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

【译文】

当初,赵平的门客石夏擅于看天文星象占卜人事,对赵平说:“荧惑守着御星,御星是太仆、奉车都尉的星宿,他们不是贬黜就是死亡。”赵平内心替奉车都尉霍山等人担忧。霍云舅父李竟的好友张赦看见霍云家慌慌张张,便对李竟说:“如今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当权,可以请太夫人对皇太后说说,先诛灭这两个人。要说动陛下,就在于皇太后了。”

【原文】

长安男子张章告之,事下廷尉。执金吾捕张赦、石夏等,后有诏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谓曰:“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恶端已见,又有弑许后事,陛下



虽宽仁，恐左右不听，久之犹发，发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译文】

长安男子张章告发此事，宣帝将事交付廷尉处理。执金吾拘捕张敖、石夏等人，后来有诏令制止，不准拘捕。霍山等人愈加恐惧，相互说：“这是皇上看重皇太后的面子，所以不加深究。然而坏事苗头已经暴露，又有杀害许后之事，陛下虽然宽大仁慈，但恐怕左右的人不答应，时间久了仍然会爆发，一爆发就要灭族了，不如先下手。”于是叫几个女儿各自回家告诉自己的丈夫，都说：“哪里还有地方避难呢？”

【原文】

会李竟坐与诸侯王交通，辞语及霍氏，有诏云、山不宜宿卫，免，就第。光诸女遇太后无礼，冯子都数犯法，上并以为让，山、禹等甚恐。显梦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灶居树上，又梦大将军谓显曰：“知捕儿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鸱数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巷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彻瓦投地，就视，亡有，大怪之。禹梦车骑声正譌来捕禹，举家忧愁。

【译文】

适逢李竟因跟诸侯王交通来往获罪，供词中涉及霍家，便有宣帝诏令说霍云、霍山不宜在官禁任职，免官回家。霍光的几个女儿对待太后没有礼貌，冯子都多次触犯法律，宣帝一并加以责问，霍山、霍禹等非常恐慌。显在梦中见到住宅中的井水溢出来流到厅堂下，厨房里的炉灶挂在大树上，又梦见大将军对她说：“知道要拘捕儿子吗？皇上立即下令来拘捕他们了。”宅第中老鼠突然增多，与人相撞，用尾巴在地上乱画。猫头鹰多次在堂前树上叫。宅第大门自行毁坏。霍云在尚冠里的住宅大门也坏了。巷口的人共同看见有人站在霍云的屋顶上，揭下瓦片投到地上，就近去看，什么都没有，非常奇怪。霍禹梦中听到车马声音喧嚷，有人来抓自己，全家忧虑发愁。

【原文】

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可以此罪也。”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约定未发，云拜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山又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书报闻，会事发觉，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唯独霍后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



者数千家。

【译文】

霍山说：“丞相魏相擅自削减宗庙供品羔羊、兔子、青蛙，可以用此定罪。”密谋让皇太后给宣帝的外祖母博平君设置酒席，召丞相魏相、来思侯许广汉以下官员陪酒，叫范明友、邓广汉奉太后制令将魏相拉出去斩首，乘机废黜宣帝而拥立霍禹为帝。商量约定还没实施，霍云授官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授官为代郡太守。霍山又因抄录官禁秘书犯法，显为之上书请献出城西宅第，交纳一千匹马，来赎霍山的罪。宣帝在奏书上只批复知道了，等到事情被发觉，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获。霍禹被腰斩，显和女儿、兄弟都在闹市斩首示众。只有霍后被废黜居住昭台宫，与霍家相牵连定罪诛灭的有几千家。

【原文】

上乃下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云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子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谋为大逆，欲诬误百姓。赖宗庙神灵，先得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诸为霍氏所诬误，事在丙申前，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张章先发觉，以语期门董忠，忠告左曹杨恽，恽告侍中金安上。恽召见对状，后章上书以闻。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发其事，言无入霍氏禁闕，卒不得遂其谋，皆讎有功。封章为博成侯，忠高昌侯，恽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乐陵侯。”

【译文】

宣帝于是下诏令说：“日前东织室令史张赦让魏郡大户李竟给冠阳侯霍云回话密谋犯上作乱，朕因为大将军霍光的缘故，将事情压住不张扬，希望他们改过自新。现在大司马博陆侯霍禹和母亲宣成侯夫人显以及堂兄弟之子冠阳侯霍云、乐平侯霍山，还有其他姐妹女婿阴谋造反，企图欺骗百姓。幸亏祖宗神灵的保佑，事先发觉捕获，全部伏法处决，朕非常痛心。凡被霍家所蒙骗牵连的，事情在丙申日以前发生，还未发觉报官在押的，一概赦免。男子张章首先发觉阴谋，将事告诉期门武士董忠，董忠报告左曹杨恽，杨恽报告侍中金安上。杨恽被召见当面陈奏情况，以后张章又上书将事情奏报。侍中史高和金安上建议揭发处理此事，说不准霍家人进入官禁，霍家的阴谋结果没有得逞，都同样有功。封张章为博成侯，董忠为高昌侯，杨恽为平通侯，金安上为都成侯，史高为乐陵侯。”

【原文】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



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是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

【译文】

当初，霍家生活奢侈，茂陵徐生说：“霍家必定灭亡。奢侈就会不谦逊，不谦逊就必定轻蔑君上。轻蔑君上是大逆不道。在众人之上，大家必定忌恨他。霍家掌握权柄日子很久，忌恨的人也就很多了。天下的人忌恨他，而又倒行逆施，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于是上书说：“霍家权势太盛，陛下即使爱护厚待他们，也应及时加以抑制，不要让他们陷于灭亡。”上书三次，皇上只回复说知道了。以后霍家被诛杀灭族，而告发霍家的人都得到封赏。有人替徐生上书说：“臣下听说：有个客人去拜访主人，看到他家炉灶的烟囱是笔直的，旁边堆着柴草，客人对主人说，换个拐弯的烟囱，将柴草搬远，否则将会有着火的风险。主人默不作声。不久主人家果真失火，街坊邻居同来救火，幸而火被扑灭。主人于是杀牛摆酒，酬谢他的邻居，皮肉烧伤的请在上座，其余各人按出力大小依次入座，唯独没有酬谢那位说换个拐弯烟囱的客人。

【原文】

“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

【译文】

“有人对主人说：‘假使当初听从客人的话，今天也就不必破费牛、酒，而且始终不会有火灾。现在论功请客，那位建议换弯曲的烟囱、将柴草搬走的客人不给报答，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却怎么成了上宾之客呢？’主人这才省悟而去请那位客人。现今茂陵徐福多次上书说霍家将有变故，应该预防杜绝。假使当初徐福的建议得以实行，那么国家就没有割地封爵的化费，臣子就没有谋反诛灭的惨败。往事已经过去，而只有徐福不记功受赏，望陛下明察，看重像徙薪曲突那样防患于未然的计策，使之处于为事后补救而烧得焦头烂额者的上面。”宣帝于是赏赐徐福绢帛十匹，后来任命为郎官。

